

特朗普打造“忠诚”的内阁团队

这些提名人选不仅反映了特朗普的政治意图，也预示了在他第二任期中试图推动的政策方向。

2024年，美国大选尘埃落定，唐纳德·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。在内阁组建工作的过程中，他基本放弃了传统美国国内政治形成的游戏规则，挑选了一支具有典型特朗普个人风格的核心团队，优先考虑对其个人高度政治忠诚且白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鲜明的人。这些提名人选不仅反映了特朗普的政治意图，也预示了在他第二任期中试图推动的政策方向。

总体看，特朗普的新内阁成员极具有争议性、具有强烈反建制偏好的鲜明特点。其中，马可·卢比奥被任命为国务卿，他是对华政策的鹰派代表，长期支持特朗普的“美国优先”外交理念；赫格塞斯被提名出任国防部长，这位福克斯新闻的常客在军事议题上与特朗普高度一致，其个人意识形态以白人至上为鲜明特点；帕姆·邦迪被提名为司法部长，她曾在弹劾案中为特朗普辩护，展现出极高的忠诚度；埃隆·马斯克和维韦克·拉马斯瓦米则被赋予改革政府机构的任务，通过新设的“政府效率部”推动技术和行政变革。

这一团队展现了几个鲜明的特征。首先，内阁成员对特朗普个人及其政策主张表现出无条件的忠诚，使内阁与其说是一个行政团队，不如说是特朗普政策的“忠诚的传声筒”和“不打折扣的执行者”。

其次，这一团队在价值观上鲜明反对奥巴马政府以来的“政治正确”潮流，反对所谓的进步主义。他们倡导传统的白人中心的保守主义价值观，在移民、种族和文化议题上立场强硬。

此外，这支内阁拒绝传统的精英主义建制派路线，试图以一种“反华盛顿”的姿态运作政府，以此进一步固化基层支持者，并以激烈的方式展开与传统建制派的权力博弈。

最后，团队成员借助特朗普和马斯克的个人魅力，试图掀起一场具有激进政治运动特点的大规模



沈逸

变革。从削减联邦政府规模到推动行政效率，都显示了他们挑战现状的决心。然而，这种激进的改革手段，是否能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实现，仍然存疑。考虑到特朗普此次坚定的政治意志，预期在其第二任期，特别是初期阶段，美国可能面临某种较为罕见的治理危机。

特朗普的这一团队在未来四年可能引发多方面的冲击与挑战。首先是政策上的剧烈变化。这支内阁的主张可能会撼动传统的联邦体制，例如大幅削减政府预算和精简机构可能导致公务员系统的强烈反弹。在移民和种族议题上，他们的强硬立场可能加剧社会分裂，激化已有的文化和种族冲突，在执行过程中，还面临引爆联邦与州两方摩擦、对峙乃至直接冲突的风险。

其次，特朗普团队的激进改革可能面临来自国会和司法系统的强烈抵制。虽然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，但是多数党领袖选举的结果显示，特朗普并没有能够真正掌握参议院的共和党力量，新选出的多数党领袖图恩，在共和党内部，长期以批评特朗普著称，上任后图恩已经明确表示，不会同意采取特朗普希望的“休会任命”，即避免人事审查流程直接任命内阁提名人的方式，因此不排除特朗普的内阁提名人选和立法推进可能遭遇重大障碍，而某些政策可能会被视为违宪，引发司法挑战。这种政治对抗将进一步恶化华盛顿的两党关系，甚至导致治理瘫痪。

国际层面，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，至少在目前，仍然具有鲜明的孤立、单边和保守特征，特朗普对所谓美国对手的战略施压，也将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混乱，这毫无疑问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，并推动国际社会认真思考如何在美国霸权进一步衰退的背景下，构建新的游戏规则。[4]

特朗普政府的
对外战略仍然具有
鲜明的孤立、单边
和保守特征。

✉ [发自上海]